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七

內集七

序

送許廷陳歸省序

巳丑



許子廷陳蚤有志于道經傳子史必探其曠必鈎其
玄古今治忽興替之故政教兵刑弛張損益之宜必
覈其實性命道德仁義禮樂必窮其原而究其用異
日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若契焉若疑焉曰聖人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良知豈足以盡之已而聞史
某嘗學于陽明則就而告所疑史某曰夫人能外良
知而有知有能矣乎雖然多知多能非所以語良知

今夫目不眩於朱紫曰明無不見矣天下之色固有不及見者耳不爽於雅鄭曰聰無不聞矣天下之聲固有不及聞者良知不惑於是非公私曰聖無不通矣天下之故固有所不知不能者堯舜不精曆象稷不審八音夔不明五種孔子於禮不如老聃於官不如郊子射御軍旅詞命稼圃不如當時之名能者諸侯喪禮孟子不如國之祝史其所以大過於人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後世以必不可徧物之力窮必不可徧窮之物皇皇然欲以大知先天下其亦厚自蔽矣許子曰聖不遠觀奚以制器智不博綜奚以應變

史某曰聖希天智希聖天之生物其聲色象貌皆有所取諸而肖之耶其無所取而肖之則物遂易其常耶故天道靜專動直五氣布而百物生良知靜無動有四端見而萬事成道不遠人心非外鑠致知焉盡矣此謂知本許子曰古訓之稽前言往行之識也其謂之何史某曰良知宇宙一者也覺之所及匪古匪今心之所安孰彼孰我故古訓也前言往行也稽也識也莫非良知之用一以貫之者也夢說而審象象象說也得說忘象可矣謂所夢所象與說三也則人孰謂之知者乎今天下之不二三說者寡矣不爾則

國朝清野先生集 卷之七
執象以爲說者也許子豁然釋躍然喜倦倦然相與
切磋而不舍居久之許子歸省告行於史某因請書
以爲贈曰庶無忘其相契之初也

呂巖野別言已丑

巖野呂子往令泰和泰和人士寓京師者相謂曰邑
其治乎吾未見剛而不武能而不恃明而好問辨而
罔給有令如此而不達於政者也巖野聞之告史某
曰噫政固易歟夫善政惟德執德之弗脩而政有成
雖然其敢弗學某曰休哉古之人曰念終始典于學
厥德脩罔覺士大夫弗講於學又矣夫學學盡其心
也人心無不惻隱無不是非盡其惻隱而無不仁故
民親盡其是非而無不知故民治是謂大學是謂王
政吾未見典學而政弗臧者也巖野曰雖然土異俗
民異志禮異齊道異宜君子難焉某曰其難乎東鄰
之子西鄰之子嘻嘆號泣莫測其端也保赤子者曰
心誠求之使赤子而非人也慈母無所用其誠固人
也豈其性獨爾殊耶抑耳目口鼻手足筋骸種種異
適而愚夫愚婦畢力圖之無不自得者君子患愛民
弗如其身耳彼慈母者以子爲身者也故曰所惡於
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將天下之情取之

吾身而得之况一邑乎傳稱生財有大道曰生之者
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茲農商謀生之策
也而聖人固大之譬之庠痛搔癢豈有秘計哉是故
可以知政後之仕者矜智負能術奇侈譽夫速化之
術非愛民之誠也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齊
人有事作業者種稻田以花果樹桑地以椅桐雞豚
之食以食鹿馬其室人進耕桑之說而弗聞也旣而
嘉卉在庭琴瑟在几良馬在廐隣里華之而其子凍
餒以斃今天下華齊人之作業者多矣苟其忘耕桑
之說巖野曰休哉吾乃益信典學之訓其何敢不盡
其忠信于時吾邑諸君皆有言以贈巖野遂書以終
之巖野名調羨字夢卿蓋有志于傳巖之野之道者
是故非說之學不敢陳也

贈鄭宰甫序 庚寅

致知之學不明學者舍其良知求道於外外襲愈精
去道愈遠夫道不遠人遠人不可以爲道執柯伐柯
者彼此之間耳猶以爲遠况彼柯之長短未必足法
者乎於戲蔽也久矣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非由
外鑠故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能克無
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道豈遠乎哉雖然以言恬

人猶爲未克其類矧曰尚同以爲中潔身以爲正崇勝以爲強逆億以爲明刻責以爲公微以爲知訐以爲直習俗潛移人心密陷良知之致豈鹵莽滅裂所能也切磋琢磨日精日一須臾不可離而終身不能盡故曰任重而道遠某也有志于道無助爲懼乃得吾幼淳室甫諸君子者日異之進誠相與講習而未能而室甫又請告以去吾何賴哉夫至道難聞而舊習易狃獨知難慎而半途易去故室甫之別不容無言然道一而已亦不容外良知而有言也

徐子別言 辛卯

心之良知之謂性循其良知之謂道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者故君子慎獨獨知也者良知也視之無覩聽之無聞而體物不遺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君子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勿之有昏昧放逸又已所不欲者勿施於人所求乎人者反求諸其身

昧放逸者以之而明則誠矣是故君子慥慥而實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自得者自慙於其良知者也夫是之謂遵道而行是之謂依乎中庸予蹇劣志於道而未能頃入史館得二三君子者相與期於深造而少湖徐子子升復別予以去徐子與予志

相屬也言相發也思相啓行相翼也君子以友輔仁
徐子行吾無所取爲輔矣能無戚乎徐子之行也謫
也言不用也徐子未始戚戚於謫然而孝子欲得其
親忠臣欲得其君徐子則拂其所欲矣而又憂子之
失其所輔而且自憂其憂也亦能無戚乎徐子艤舟
潞河以待冰泮李子正之於子二人友也而戚子二
人之戚者也省徐子信宿焉相與倡和者數十篇皆
期致乎其道且悔其覺之晚又恨其時之邁而別之
遽皆發予之所欲言者雖然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
苦其心志拂亂其所爲奪其所欲而授之以其所悔
恨蓋動心忍性憂患之所以生也夫人之所遇凡其
可驚可愕可憂可懼可喜可恨者其果有可驚可愕憂
喜者乎其果生於吾心之驚之愕之憂懼之喜恨之
而後見其有可驚可愕憂喜者乎凡驚愕憂喜之生於
吾心也其能若太虛之浮雲倏而有忽而無者乎夫
視驚愕憂喜若浮雲之聚散於太虛而後無所昏昧
放逸於其心是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皆良知
本體之自然而非待於外者也夫良知本體之自然
塞四海亘古今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故先覺非早
後覺非晚也聚樂非聚索居非離也何後時之足悔

無補之足懼雖然習心難消而流俗易溺故離群之
患君子患之損友益友孔子惓惓焉夫今溺人者莫
大於美文詞崇機變以失其本心昔者舜之溫恭允
塞不異深山之野人文王之所以爲文純亦不已故
君子貴乎道也知所貴者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
則知所以取友今日之言尚無忘之哉

贈麥元實序

壬辰

某與麥子元實同舉進士且十年然未嘗一日欸也
而其謀道之志不謀而同歲壬辰春二月元實被

簡命督貴州學政某承乏南司業兩人者聯舟而南

而后得朝夕見也相與論教某曰其學不厭乎論學

曰其教不倦乎論教學之要曰其致其良知已乎夫

學學爲仁也仁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於人之善也

開導誘掖惟恐其或失之也人之不善也誨諭勸率

惟恐其弗遷於善也故學不厭而教行矣夫人之善

而教之弗失人之不善而教之遷於善乃所以盡其

立人達人之心是謂求仁之學故教不倦而學恒矣

夫學非強習教非外設也良知本與天地萬物爲一

體故見善之在人猶飽煖安逸之在吾身也不善之

在人猶疾痛痲癢之在吾身也蓋其明覺之自然有

不待學而能慮而知者學不厭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教不倦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體用一原教學無二無非致其明覺之自然而不蔽於有我之私已耳故曰默而識之識知也良知不假言說而自得之也夫自得其良知而教學備矣元實曰夫三言者孔子以爲何有於我而學者顧易言之乎夫道即之至近而克之不可窮故愚夫愚婦之可能而聖人之所不能盡者固夫婦之可以與能者也故良知通聖愚而一體致知合安勉而同功夫是之謂一貫之道元實曰吾子之言豈獨裨益孤蒙將惠貽荒服亦吾子之澤流矣

改道卿贈言

癸巳

晉江蔡君道卿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司徒而下皆賢之未幾乞便水土改南京刑部大司寇而下又皆賢之癸巳秋九月復調官於北僚友交惜其去謁予贈言相與稱不容口曰端曰慎密曰謙曰老成典則曰篤厚曰不事矯設凡皆君子之德也夫便儂皎厲者難與適道若道卿所謂任重致遠之器其志又卓爾不群雖未吾與猶將因諸君之請而進吾說况與之久而信之深耶顧吾與道卿言屢矣茲復何言

道卿常謂靜以成學請言靜之道可乎聖人之學心
學也堯舜禹相授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學之源也
孔子言克己復禮爲仁孟子稱仁人心也所以放其
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學問之道求無放其良心而
已精一之功也濂溪承先聖而有主靜之論夫心無
動靜動靜時也時動時靜而無動無靜是謂主靜主
靜者無欲也故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
無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人極之所以立也主靜之
學不明故遣外累泯思慮以求靜於內者其蔽也自
私非所以立感通之本以心觀物即事求理以矯靜
之失者其蔽也用智非所以達順應之用靜中有動
動上求靜以爲克物於中者其蔽也二本非所以爲
內外兩忘之道是皆不知動靜之體精一不二而意
所謂動靜者而學之故其端微失其流靡極學不可
不慎也道卿之學旣識其大者吾已無所容言然端
必辨而後明學必講而後精則亦不容於無言也嗚
呼吾豈但爲道卿言之而已乎

醢鷄見序 甲午

述史五十四篇始天皇紀迄周敬王之朝剖疑訂舛
必析其微贊善緹惡必放於義蓋歐君夢舉述其讀

史之所得者而名之曰醢鷄見致書予曰顛辱一言
之教使有聞也予雜學罔知君所述論啓予多矣尙
何言哉自書契作而紀載悉追述或罔徵博綜或罔
訓其甚者疑耳目蕩心志矣孔子刪脩之以納民於
軌則謂結繩以往冥遠難言抑其時如童真稚齒空
侗顛慙雖靡所裁賊而典要踈矣東周以降雅頌不
作王者迹息齊桓晉文亂賊奸宄之魁其事無足道
者無寧使後世傳焉以滋口實是故稽唐虞述詩書
鴻荒削而不錄春秋錄而不詳蓋經之所以爲教者
如此學之者約情和行迪德正志罔淫於荒誕機詐
則其所薰者然也今所傳百家史其善者附益經訓
而或駁焉其他聖人所削與其所不欲道而傳者則
備矣予以爲君子正義立教明孔子之道以道之百
家在所存乎在所廢乎雖然苟資於辨惑修慝以畜
其德亦聖人之所善者百人入市各以貨還而精粗
美惡貴賤或相十百萬資於市者異而所獲隨之
矣故君子必慎其所志君好學致書下問者數矣其
詞肯視述史諸篇尤見其近裏著己之志焉其剛健
篤實輝光者耶克其志極其所求日新其德也孰能
禦之

贈茅稚卿擢刑部主事序 甲午

性也者冲漠無朕而變化行焉百慮殊途其致一也誠者盡性誠之者修其性而復之故知性而後學問有所措茲孔子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之道曾子爲得其宗故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性之德也子貢多學而識蓋蔽於所見者至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嘆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於是辟疑亡矣故予嘗謂道之不明非明之難也意見易滋而習心難覺枝詞易淆而微言難擇君子取友貴乎直諒多聞者能相警發有相之道存焉耳予頃在京師得從大夫君子遊皆益我者也而茅君稚卿最契予來南雍君爲六合數見於金陵若有數焉君之學識其大者故漸進而數變逾久而彌精比歲蓋確乎若得所操汲汲乎若趣所歸坦乎若履康莊而不踐岐徑予寡陋罔知得良朋疆輔賴以無恐而君擢刑部主事以去予能無介然于懷耶夫學苟有見於性克覩厥一雖變化萬端寔同其歸惟默而成之自強不息則四海相違千載相望心志恒融通焉何愛於一別惟夫任重道遠未知所際乃奪予所輔而遠之是故不能以無懼焉耳諸生金鴻史銓輩皆承君指授知所向方者

率厥同學來徵贈言夫贈者增益之也性一而已豈復有奧義他道以相增益而予望君之助則有甚於諸生者嗟乎君其何以禪我

刻薛先生約言序

甲午

約言者薛西原先生所著其曰約惡夫言之侈也夫言有屢出錯陳不病其多而一詞以爲贅者譬之笑歌悲啼鬱於中斯泄於外出之也不妄斯聽之者不厭若夫徇人而不由其誠縱意而不循其則是邪淫之道也言之無物者似之夫言始諸嬰孩啞啞呢呢相命以聲茲性情之端言之祖也宣之詞以相酬書之簡以相告而言有章矣闡難顯之情開未達之意迥加一時遠播百代及其至動天地而感鬼神惟不失其赤子之初者能之故曰有德有言而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初先生爲考功郎以儒術知名當世旣移病歸亳杜門謝紛大肆力於學其學以志意威儀之美爲䟽節以知其性而養之退藏於密者爲至德綜六藝覈百家卒會於所歸嘗集解老子推無爲無欲見素抱樸之旨以爲不繆於聖人蓋其深造之道如此夫學一其志竭其才研磨剔濯以適於道而年富力贍作之不止其可涯也哉其可涯也哉先生病世

儒託聖言而疑真競浮文而無實用是以正學微而世道降以爲賢人君子宜道而反之本故約言以見志嗟乎茲其有所鬱而泄之者耶沱濱賈子東陽先生門下士也隆師重道尊其所聞故刻以傳焉

南江子贈言

乙未南江今改號遵巖

南江王子思道蚤以文學知名當時嘗爲司封郎直行不忌坐調常州別駕擯守未暮而政令大和稍遷南主客郎擢山東督學僉事人謂南江子非但文學之精其節操政事無不可師者南江子曰噫是世之所務者也非聖哲之所崇吾闇於大道師聖哲而未能而能爲人師乎某曰南江子可以爲師也已矣夫文學節操政事修之而未至猶有翹然自多而好爲人師者南江子旣竭其才精其能矣而慨然以爲未達於道欲改途易轍以遵聖哲之軌夫爲而不執成而不居世所共寶而視若土苴廓然太虛而形色貌象聚散往來於其中無能爲礙距逸馬而障奔湍不足喻其勇矣其於作聖也不旣幾乎然猶曰師聖哲而未能古所謂自知不足者南江子哉抑子聞至道未嘗外世之所務而世務亦莫非道德之用惟徇世者脩之以成能徇道者脩之以成德志有不同焉耳

成能故可與名世成德故可與遜世可與遜世者非
世所囿者也然後能範圍天地裁成萬化孔顏所以
為百世師者忘名世之心成遜世之德而已矣世務
豈足病哉南江子行龍溪子曰山東孔顏之鄉也南
江子將身孔顏之道以師其鄉之人子何以贈諸某
曰身孔顏之道以師其鄉之人若是足矣又何言之
為贈雖然志易惑而難定習易溺而難拔狗世易群
而嗶嗶然曰古之人者難獨立也然則交傲相翼予
於南江子有深望焉又惡能無贈乎授我以木桃報
之以瓊瑶嗟乎南江子其亦無愛於瓊瑶也耶

壽槐軒易翁七十序

戊戌

蘄水易子文訓汝式偕計罷還卒業南雍見南野子
問事親之道南野子曰不辱其身可以事親矣汝式
退而思其身肢體髮膚也受之父母者也弗可傷也
性情道德也父母全而生之者也弗可虧也今聞廣
譽也以顯父母者也弗可損也蓋惴焉以濱於危戮
為懼乃見南野子問治身之道南野子曰不辱其親
可以治身矣汝式退而思其親睦嫺慈讓悖族恤鄰
仁可宗也扶顛拯難有功而不德義可由也軒岐倉
扁以成其業瘳厲虐而全天枉術可擇也典謨訓誥

以名諸子尊帝德而崇王道志可則也蓋俛焉以忝於繼述爲憂乃又見南野子問事親修身之要南野子曰要在致知汝式退而省其獨知微而顯隱而不可欺至虛而萬物備至靜而百行出泯其私智以全天真皇皇焉惟日不足蓋去親遠遊且餘半歲未皇歸省曰吾乃今知至德之奧乃今知仁親之爲學敬身之爲孝乃今知師友之益庶以是養志乎於是尊甫槐軒翁七月二十八日七袞屆誕告歸爲壽且曰向也猶將假外物以爲懽今而後知其果無待於外也然將若鄉人之情何南野子曰壽者天之所篤也孝子壽親以爲樂樂天者也故君子樂親有三而富貴不與焉廓乎其無累澹乎其無營心融神泰親與之化一樂也友孳曼如昆弟翁如家庭穆穆而親以無憂二樂也施愛人愛施敬人敬鄉黨歸德宗族稱仁尊榮逮親而蓄害不至三樂也此三者君子之所以樂親者也得其樂斯得其壽人道盡而天道從之矣汝式歸也賓筵有秩籩豆旅陳親戚伊邇州里具在人人所慕望以爲悅者匪勢伊榮汝式所志謂何忍胥溺也與哉其亦以君子所以樂親者與人同之乎則庶幾爲能錫類而槐軒爲有孝子矣

贈鄒東廓召宮洗序 己亥

是歲春二月 上行幸承天 冊立皇太子監國
詔慎選宮僚於是東廓先生自南考功 召為太子
洗馬將行門人程原靜輩進曰言贈古也而二三子
未知所言願敬從先生悉聞其說予於東廓有回由
贈處之義茲之別固將乞言可無先乎而况二三子
之請也夫宗社生靈所係夫人知之故曰養太子不
可不豫然而未易言也入蘭室者與香化傳齊語者
引而置諸莊嶽非貴乎薰習之多且久歟宮中府中
內外相隔進講有時情曲不浹頑鄙雜侍奇裝靡禁
者之何其能薰薰不可得則將晏然而已乎或曰君
子者固求諸已古之至人目擊而道存不言而飲人
以和物被若風是故以身薰身以人薰人邇相薰浸
而遠醜夷相薰淫及其上王豹善謳變河西綿駒善
歌變高唐藝猶若是而况至德者乎夫莊嶽者一齊
之倡也東廓之所以自致其亦可知也已矣抑予乃
有大患學之為自致以致德也孩稚之年於愛愛致
於敬敬致其諸應感情生靡所不致而今也真純不
逮其初嘗試思之曰志弗勤歟然而罔敢弛矣思弗
精歟然而罔敢踈矣知弗辨歟然而罔敢淆矣行弗

力歟然而罔敢畫矣則何爲其然耶功利之習淪浹
肌骨其穢濁滑亂微密沉隱神汨氣移匪直意念知
識顯顯疵戾已也虞廷養胄子之德教以詩樂其用
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其究也精神血脉流通動盪然
後爲至故學貴深造道在自得而嘗惡夫似之中酒
者之期醒也意識不迷視聽罔眩則足以自信自安
矣而榮衛經絡餘醒浸漬卒用重困似之不可不察
也如此辨志之真志乃可寧知智之似智乃不賊志
寧智明無思思精神應仁行至德真純于病茲久矣
固欲庶幾焉而未知所進二三子其以前所陳者爲
予致贈以予後所患者請之東廓其亦何以處我而
胄子之教亦在其中又予所以贈東廓之大者也

送劉晴川北上序 壬寅

陽明先生倡學虔臺之歲某從晴川子日受業焉當
是時默坐澄心游衍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
體者咸備若春風被物生植而不自知詩所謂遐不
作人者歟去今餘二十年山頽梁壞朋侶離索晴川
子旣卓然有立矣而某猶故吾也自孔孟闡致知之
教濂洛諸儒衍之周子主靜立極程子寡欲養知途
逕洞達旋復榛塞先生不避艱險斬艾蓬藿固將與

天下後世共由斯道以立天地之心造萬民之命豈謂及門之子遽碌碌若是夫事有所先有所繼先者不極斯繼者不力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某之罪固無所逭矣晴川子亦有槩於中乎先民有言學莫病於畫人雖至愚豈其曰畫以爲志或陷焉而弗覺則有蔽之者爾今夫鏡蒙翳晦蝕刮之汲汲磨之勤勤斑垢稍除光彩漸發雖與瑩徹者相遠然且以爲明矣中酒者委弛眩瞽亟沃而濡首吸清冷之漿酒力旣微動作復故餘醅浹肌淪髓然且以爲醒矣凡情世累之昏酣人心也不滅不忘不足以致道然用性者生之理知者性之靈也親知愛兄知敬入井怵惕爾汝慚忿以至親踈貴賤厚薄知殺聲色臭味嗜欲知節五常百行千變萬化皆吾心自然之明覺而燦乎其有倫理故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純粹至善不學而能者也動于欲而後有不善則雖愛親敬兄之理孩提所不學而能者成人秀士或有所不盡能故君子有窮理之學學者學其所不能然非增益其所本無者也窮之也者盡之也慎其獨知孳孳於善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而慎思以通之審問明辨以精之親師取友讀書考古皆問辨之事致精

之方也惟精惟一盡吾心之所不學而能者而天下之理得學之能事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良知其要乎佛氏以覺爲至然謂空爲真諸相爲妄圓明寂照而非吾心燦然倫理之知世儒以物理爲功然謂物爲外謂理在物毫分綫析而非吾性自然明覺之理故佛氏卒淪於寂滅而儒者之論則未免博而寡要六經四子一以貫之之道或幾乎息矣予友曾明卿氏采有宋以至本朝諸大儒語爲理學語要一編將以順性命之理明精一之學也夫濂溪明道之言見於通書遺書者純粹精矣某嘗以爲士有志乎窮理而從事於學問者六經四子之外如二先生語固宜樂玩深造身體心會而沛然自得然後旁觀諸子百氏則精粗淺深昭然自別其醇者固同道足以相發其未醇者亦足以考見吾心疵駁偏蔽之微以致其精固不必去彼取此莫非畜德之益是編於諸先生語皆有所擇而取之殆以其語入德之門者於始學爲尤要歟粵人適燕導之者即其發軔所在而示以瞻極望斗北何之途使之決意邁往千里必至而中途之旁曲岐徑五通九達之辨與夫京都百官宗廟宏偉佳麗之觀俟其自行自

見自疑自求自至自得有不必要而語之者所貴言約指近而陟遐自邇索之易獲斯善導也茲固采編摘取之意歟然為卷如干為語如干亦既繁矣蓋詩三百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曲禮三千蔽之以一言曰毋不敬其於是編亦請誦濂溪一語曰無欲為要嗟乎同志之士誠能寡欲以至於無致吾心天理之知以窮吾心良知之理則是編也可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苟未志伊之志學顏之學而徒以講究研磨為益則雖無欲一語猶未免為泛遠而不得其要者矣

繆子入覲贈言 丙午

政與學有二乎哉良知酬酢變化而萬事出事者知之事知者事之知學也者致其事之知以廣業政也者致其知於事以崇德其知一也致其事之知所以致其知於事也今分地建官或百數十里以為縣而名其令長曰知縣若曰縣之事無巨細遠邇令無不知之而後足以長乎縣之人夫以百數十里合遠邇總巨細皆令所職令居乎其位固不容不知乎其事而良知明覺密察周徧庶務如目周視如耳周聽皆其體之固然非有待於外者雖衆人亦無以異於聖

人然必兢兢業業慎獨而不欺故事無不慙其知知無不盡其用然後爲能通乎遠邇巨細而知之者故致知者天德之學知致而王道達矣道術不明爲吏者徇功利之習以行其巧宦之私謂學爲無益於政爲學者又或以多聞博識滋其意見之惑謂良知不足以盡學東洲繆子時化之遊南雍也予與言良知之學繆子不以爲未足舉進士來知予泰和予與言致知之政繆子不以爲濶遠而非益夫繆子豈好予而遂信其言乎抑自信其良知而無所疑於學也夫道必徵之不爽然後行之益力試與繆子徵之繆子令吾邑垂二年凡先之而民樂趨被之而民懽戴爲德者非心所自慙者乎自不能慙顧能欺民而強之懽樂者寡矣是故可以知政今從諸司長貳朝正京師以治民者告之君無所愧於詞以告君者聞之友無所忤於色非心所不欺者乎自不能無欺顧能內慙而無愧忤者寡矣是故可以知學知愧知慙根心而生克周不窮是故可以知知謂良知不足以盡學謂學無益於政者自繆子觀之信以爲何如也繆子行丞金子清亦予門人也與邑簿張子某以寮友有相贈處之義來徵予言予曩與繆子常言之今不能

國朝南野先生集 卷之七
有加以爲致其丁寧之意以復抑繆子所以處二子者宜亦無以易斯矣

題椿萱並茂圖序 丁未

銅仁陳子珊奉其母王孺人寓金陵是歲上春官罷歸其友翰林編脩張子春以書爲容問學於南野子南野子曰夫學孝焉而已矣問孝曰夫孝學焉而已矣敢問何謂曰孩提知愛其親斯長也知敬其兄學之爲大人也德加百姓教刑四海其本則愛敬盡於事親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知孝斯可與言學矣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凡事君不忠蒞道成名以顯親斯爲孝之大者故知學斯可與言孝矣于時南野子與碧溪翁某日蓋並躋六袞矣陳孺人誕辰王孺人之誕則某月某日蓋並躋六袞矣陳子將來其母歸銅仁並其母出爲問所以悅其親者於南野子南野子曰女子之公願親之志而已矣蓋吾嘗求之聖門得四人焉在聖門之外爲親負米子路氏之所以爲悅者也三季必有酒肉徹必請所與子與氏之所以爲悅者也平瓢僅足而從師遠征畏厄陳而不懼子淵氏之所以爲悅者也老

毋躬機織而遊學不返者七年孟軻氏之所以爲悅者也數子者之於養或仕或不仕其於親或離或不離其安分以順志則一而已吾子曷擇而從之陳子俛而思作而對曰命珊矣旣乃持椿萱並茂圖來請曰願微惠一言將以爲高堂歡夫孝子知所以悅親故親樂樂故忘憂忘老之將至夫自悅親而達之而仁不可勝用故德成而名立能使其親樂以忘憂忘老之將至故親之德成而名立斯傳傳斯永八千歲爲春秋未足云也是之謂椿萱並茂之道陳子復俛而思作而對曰命珊矣遂書以貽之俾歸爲壽

別楊季卿序

戊申

脩德以志爲本而持志莫如謙謙之於人大矣然豈易言哉夫與人相偃倭聲折爲禮側足隨行踣踣不敢前怡色柔聲語若不出口即有辨詰逡巡而不敢質蓋亦似矣然而其文焉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謙之實也然學者未得其本則亦未足以盡謙夫曾子爲其友言之也士之自脩者若曰吾將以能問於不能則旣自以爲能自居其有矣如是而惴惴款款若無若虛無乃爲僞乎蓋君子之志於道也接人應物無不自盡其心故常

慎其獨知而不敢欺也夫心夫婦之愚可以自盡而及其至聖人有所不能惟慎其獨知而不敢欺則自知其所不盡而常求所以自盡故自視不足而取人無厭由他人觀之則以爲已能而好問已而有而若無焉耳故自視不足取人無厭自謙之實也慎其獨知而不敢欺自謙之本也其志自不能已而其德日進無疆矣昔者舜大聖人至孝也子職無不共矣而猶自以爲未也故能負罪引慝夔夔祗載以見於瞽瞍雖象之傲苟以愛兄之道來輒誠信而喜喜象之可以誠動而反已未足以動之也故德必如舜而後爲能謙然禹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嗟乎豈易言哉人情各有所蔽而其大者莫如勝心之爲累勝心忘則雖一善可稱一言之幾乎道皆足以爲我師樂取諸人而常以人不吾與爲憂勝心生則忌賢棄不足而常以獨居寡與爲快故凡自用而不能群大率勝心持之爾非將日長德惡乎其能進謙也者勝心之藥君子之所以有終也楊子季卿將使江南便道還蜀謁予言別因以平日所告其學諸友者爲贈且因季卿以告其從父明之明之亦嘗問予學者也投匭報李其將有以復我

贈陳司訓之常熟序 戊申

永豐陳君廷言選授訓導常熟學將行踵予言別且曰官以教爲職綸將奚用爲教矣嗟予何足以知教然君之意誠不可虛也請誦所聞而賢者裁焉夫教者導士於學使各尚志惇德修其仁讓忠信廉潔之行行成德立布諸庶位以行其道於天下者夫仁行則民相親讓行則民和睦忠信行則民無僞廉潔行則民不貪去貪僞之習興仁讓之風教其本矣教得則師道立而天下治茲豈易言哉夫師之言帥也帥之也者身之也故王豹能以河西善謳綿駒能以齊右善歌身之者也况道得志行非有諸其身而能帥諸人者乎故爲師者愛士有恩休戚胥共可以教仁恭敬搏節先彼後己可以教廉夫人神智交物斯感而動動斯變變斯化聞鍾鼓管籥而幽鬱生懽見干戈劍戟而懦夫作氣動也况仁讓忠信廉潔之道言於斯行於斯故聞之莫不信之見之莫不悅之其感動變化奚啻樂律解愠威武起懦然者故知學斯知所以教知脩身斯知所以爲師矣陳君躍然曰綸乃今益知身之爲本請書諸軸日懸之堂壁以代座右之銘

使汴贈言

行人徐子克敬奉使汴藩將行謁南野子而請曰承
嗣旦暮侍師聞良知之教心戚戚若有萌焉茲使事
南行便歸于蜀期而後返於京去師遠且久誠懼夫
暴之時少而寒之日多暢達無幾而摧萎可待也南
野子曰子奚懼爲夫暴與寒莫不在子子無自寒焉
已矣而又何求焉夫子之良知果待師友而後有耶
果有湏臾之離頃刻之息微師友則莫能續之而使
之不舍晝夜耶抑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造次顛沛終
食之頃本不可離而無待於外也子慎其良知而不
欺則視聽言動知也喜怒哀樂知也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知也知善知遷知過知改無湏臾不慊於其心
而其爲暴也有恒雖有寒焉者寡矣子欺其良知而
不慎則視聽言動欺也喜怒哀樂欺也惻隱羞惡恭
敬是非欺也善欺而不遷不善欺而不改無湏臾慊
於其心而其爲寒不可極雖有暴焉者寡矣良知非
他人所能與而豈師友能爲子慎而慊之哉昔者堯
舜身作君師朝夕與其子居而未能以朱均賢孟子
去孔子百餘歲私淑諸人而親炙者或未之及也故
師不在近亦不在遠在學者自得而已矣子自京而

汴而蜀而返於京凡所事所與所使無慮數千百人
其善不善無慮數千百狀苟見人之善因以知已之
善而知遷焉見人之不善因以知已之不善而知改
焉是子一行而得數千百師也縱吾與子接膝而居
携手而語亦無以踰此矣吾聞天道布氣期而寒暑
溫涼成焉地道產物期而枝葉花實成焉人道媾精
期而男女形氣成焉子行矣繼今以自汴自蜀來者
吾願聞子之得師期而見吾且適觀厥成將具體而
微不異矣

送李子督學山東序

巴西

學校所以明倫故建師設教必申之孝弟之義蓋愛
親敬兄孩提所不慮而知者溫之斯日新敦之斯日
厚愛敬四達故孩提之知致而明德光天之下仁至
義盡人倫各詣其極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茲政治之本教學之實也六
經四子爲說雖不一然精一於心以達天德而脩人
紀其實則不容有二學經者居其實而樂玩其說上
也循其說以深造其實次也其流爲訓詁詞章實未
至而說已詳甚者徒以其實爲說或并失其實斯爲
下矣 國家建學以經術造士督以憲臣因課第其

文而升之以布諸位蓋其養之也將使篤其實以暢於文而其取之也將因其文以考其經之能通而信其實之能脩非徒以訓詁詞章爲也降本流末浸淫趨下然學之堂曰明倫其齋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之類猶不失乎古士出而材諸位者其爲用必綱常倫理道德仁義之實而詞章訓詁無所用之顧其所自養或日非而督之者又揚其波而助之瀾則大悖矣李子汝承以按察僉事督學山東山東孔孟之鄉也六經四子蓋自此而播之四方當孔孟時聖王不作道術分裂以區區布衣尋先聖墜緒設空言以誘來學猶能使弟子遠至通六藝而肖其德者日衆功加當年而澤流後代則身作之教然也今天子統一聖真師無異術憲臣奉 聖書秉政權簡脩進良黜其不率以恢張孔孟未墜之教而幸惠其鄉之士謂用力半功倍顧所以身之者何如耳李子以文學魁闕中舉進士上第其所操端嚴而恭靖其爲主客郎察文稱其能讓交游稱其能信所賓按吏蠻戎貉朝真之使畏且懷之其能立愛立敬篤六經四子之實以施於政而非徒善於其說以美其文詞而已者耶蓋孔子之學經也曰學詩可以興學禮可以立學易

可以無大過今鄉之後進必有能履其實而知所養者李子爲之師而督之率之自身而動之以風其能以山東爲古鄒魯無異矣古者邦教典于司徒道德弗一而彞倫弗明風俗弗美而善人弗多則司徒爲曠官乃今掌之禮部而予忝從鍾石公以率屬爲職故於李子之行有厚望焉予部諸賢義重官聯將公之命曰宜有贈也嗟夫督學之職重矣世所稱善於其職者曰明日公曰寬嚴當可故文優者拔而業墮者警果若是不亦善乎然吾黨所以厚望李子者如是而已乎抑予豈徒厚望於李子而已乎

於是撫按藩臬亦知葛令不徒侈於其言而占

其能慎終如始儀封士民亦皆懽然謂葛侯能父母

我百十年所未見恨其來暮而懼其遷擢之速或告

予曰葛子乃使人畏且懷而任之若此也哉他日葛

子以書詣予曰某敬奉教言幸不獲戾大懼聲聞之

過情也而嗣音久不聞其無乃以爲不率而遽棄之

嗟葛子誠所謂志士非耶雖然子無求言於人求行

之於身而已矣無憂名浮求實之可繼而已矣今夫

有告我以善非必吾師也朝聞而朝遷之有告我以

有告我以善非必吾師也朝聞而朝遷之有告我以

有告我以善非必吾師也朝聞而朝遷之有告我以

過非必吾友也夕聞而夕改之斯諛佞不至而規箴日來茲其於言也不徒以辭求之於身求之也已有稱我者曰非義雖千駟弗視非道雖一介弗取則曰伊尹何人也早夜以思去其不如伊尹者成其如伊尹者有稱我者曰民飢猶已飢之民溺猶已溺之則曰禹稷何人也早夜以思去其不如禹稷者成其如禹稷者故志以名厲行以志篤茲其於名也無往非實也已邑庠王生在于同年中川司馬之子也述士民之情謁予文以賀葛子則書其所欲語者復之蓋孔子之論政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人未有不忠而

贈葛子序

初葛子子才往令儀封過予言別問所以爲政予曰政不可以徒成也其學哉夫道體事而無不在君子敬事而無不學是故政貴威威生於庶學庶而民罔不畏矣貴惠惠生於恕學恕而民罔不懷矣貴達達生於斷學斷而上下罔不任矣葛子曰之竒奉以周旋罔敢失墜雖然學則博矣廣矣碩聞所以守約予曰學不可以徒約也其致知哉夫事能慊其獨知而各極其至之謂道事不欺其獨知而必至於極之謂學是故知外慕之欲而窒之斯良知清淨淡泊無或

汨焉斯庶矣知作惡之過而節之斯良知寬裕溫柔
無或賊焉斯恕矣知利害毀譽不足動而立命以俟
之斯良知發強剛毅無或撓焉斯斷矣葛子曰之竒
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惟先生時其可語而時教之無
我遐棄也既而數月則聞儀封有牧馬之議有治河
之議有賦稅徭役荒政軍政教化禮制讀法鄉約諸
議上官咸避之曰州縣官正百不啻然卓識如儀封
者何鮮也咸報以溫詞而責其實劾又數月則聞儀
封馬政有條河功有成太僕丞若河道御史中丞咸
嘉之曰州縣官正百不啻然言不踰行事不違言如
能無從者曩子告子曰慎其獨知而不欺忠之道也
子無棄斯語也則知子未嘗敢棄子也

贈青崖胡子哲學江西序

聖人之學不喪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性也性不可
湮更離可離非性而奚喪乎日之所謂也膜翳之刮
之淨而明復矣翳有生滅明非復也良知亦若此耳
然翳之與明猶一也而刮膜者有內外心無二者
也虛靈變化一以貫之故惻隱之誠是是非流動
而不可息惟慎弗慎異焉耳弗
或不及而姑息隱忍卑諂畏
有所著斯或過
有疑參和雜出

矣覺而慎之動而無著斯精純而不雜猶水之流也
汨之而渾澄之而清此豈有二而有待於外乎哉大
學曰致知在格物良知虛靈感動而萬變出故萬物
皆備於我物非外也是非善惡自然之明昭不可欺
故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則非外也審是而行慮善以
動似是必辨而不善必改順民彜循物則以極其虛
靈之變而自慊乎其獨知格致非外也明明德於天
下者致良知虛靈之用於天下而萬物各得其理有
外也歟哉世之學者顧疑良知爲不足而求之外有
知其無外而不假他求者又或未有必爲聖人之志
以必明明德於天下爲心故未嘗實致其知於感應
酬酢之間以改惡而從善審非而成是踐履未至論
說已詳故不能深造自得而疑也滋甚傳稱君子約
言約言者檢約其言先行而後從之求諸已者也夫
誠有必爲聖人之志而後能反求諸已孳孳反求而
後能不自欺不欺而後能知周萬物行著習察以不
喪其本心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可不慎歟青
厓胡子仲望督學江西夫學之不明督之者或非其
道爾胡子蓋有道矣胡子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也
而行稱其志文稱其行其督人于學將必有出於法

制禁令之外者夫帥之以希聖之志道之以反已之
行開之以先行之言守之以訥出之以時敷之以寬
裕成之以忠信而勸相以拔擢黜辱之法吾知士之
必有造矣胡子行哉朞月三年之間士之篤志慎行
者比肩于鄉接踵于朝人皆稱之曰此胡先生弟子
也將四方聞風者興而善人不愈多乎

送王新甫督學廣西序

庚戌

王子新甫督學廣西士大夫喜新甫得英才而教育
之且爲南野子喜曰子嘗患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
新甫學于子今以其學及遐方矣新甫顧悵焉憂師
友日遠猶懼未知所教也南野子曰官以督學名故
知學斯知所以教心爲嚴師焉往而不得師是故可
以爲師矣夫學所以致道道非外也心無私累而明
達無碍變化無方是謂道心道心惟微不動於欲之
謂也欲動斯危人自危耳故曰人心惟危夫危微之
幾猶水湧爲波波澄爲水動不動之間耳新甫旣知
精一其心可與共學而適道勉勉不已其進於立與
權也孰禦其立人達人亦取諸已而已矣人之言曰
立未易言權尤未易言然非立與權之未易也欲未
易忘耳欲之大端曰名曰利其變無窮細入於杪忽

人莫不知其爲心之病而未有不爲其所病者試語人曰利足好乎必奮然以爲不足好矣名可好乎必確然以爲不可好矣則其心之明然也苟反而自察其微果能以名與利爲不足好而確然弗之好乎或弗能矣豈惟弗能蓋有陰蔽默奪弗自知其弗能而願以爲未嘗有好焉者矣夫自知自欺相出入者也然則士志於道者雖未必恣意爲僞然志或未切察或未精潛流密陷或入於自欺而罔覺固亦有未免焉者歟孔子稱見過而內自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自欺者也故曰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旣復且恒而後能巽以行權蓋得其精純之心而盡其通變之用非自外也此義不明求道於迹者或迂而不達故建功廣業之士以爲不足學始用其知慧圜轉給捷以爲非此不足以達權而濟事不知其心非道矣而惡足與語聖人之權求權於術者旣譎而不正故奉法循理之士以權爲不可學始執其意見方格重滯以爲非此不足以立德而通變不知其道非心矣而惡足與語聖人之立故精一之學由之大做新甫勉哉由前之欺必也深察其微由後之蔽必也深究其端則學與教兩得焉矣凡今爲新甫

喜者若曰精一之學行於遐方斯師道立而善人多
誠若是則豈但足爲新甫喜焉而已哉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八

內集八

記

復儒林書院記 乙丑

嘉靖己丑夏四月釗州復儒林書院元州人楊可道
建者也孰復之知州事劉君煥吾用元郡守門信麗
澤堂址也而堂并復焉始堂廢爲道宮其前楹祠所
謂三官者道士屏聚奸法君還諸編氓撤神像祠二
程配以魯齋鈞適伊洛魯齋鈞密產也有闢邪之功
焉初君爲州布其紀綱和其法禁示民寧戢旣而曰
多禁多隱弗循本也人心弗正法乃滋弊是故復書

院進諸士於學夫儒學失真猶之曰儒居之爲淫祠
矣諸士亦思其所當復者乎心之良知之謂性率而
達之之謂道是故孩提知愛知敬乞人不屑嗥蹴之
食是是非非行道之人皆有擇焉不學而能不慮而
知者也慎其獨知弗蔽弗鑿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
窮以順父子正君臣和夫婦敦親睦以經綸上下長
幼貴賤親疎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先王之世政教
學術百姓日用莫不由此故曰升於大猷王迹熄而
霸功興儒學晦而詖行作聖人作經以明道撥人心
而反之正也學之者淪於漸習而失其本真下焉者
必信必果硜硜然小之爲道不足以光輔聖業上焉
者假道德之末襲仁義之迹皇皇然思以易天下反
以浚功利之流而助之瀾詁訓之徒又多識爲賢泥
文爲精枝詞蔓說寡要而無功浸淫爲詞章微榮干
利崇私積嫉視四民相濟以生何啻五穀稊稗然猶
自附於儒誣也甚矣今學校遍天下明倫爲教書院
之立其惟曰古者有正業必有居學亦曰教弗教學
弗學矣新耳目作氣志庶有興乎是故祠正學示所
興也魯齋淑諸程門二程受之濂溪其曰靜虛動直
無欲爲要其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大人之學也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故有正蒙社學蒙養而禮義
出故曰義路曰禮門禮義不可以無友故次之麗澤
堂朋友講習麗澤允也其凡以直內方外致其良知
已矣故齋曰敬義曰格致知致焉至矣故終之曰會
心處合而名之曰儒林書院儒學備矣諸士慎哉孔
子曰女爲君子儒君子脩道以仁不可以不知天良
知天德也諸士慎哉是舉也劉君以請巡按胡君汝
愚提學楊君達甫胥率作之藩臬諸君亦罔不省成
孟子曰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矧上之教化勸迪若
是鈞之士其興也勃矣

壽州學藏書記

癸巳

書之所載人心醇疵貞僻之迹具焉貞僻作於心動
於言行而載之書讀之者感乎其心隨所薰而化矣
故善學者博觀而慎取精研而自得雖然未易言也
洙泗群賢親承夫子而炙之然惟顏氏終日不違曾
氏唯一貫之旨自餘諸子或疑而未達或不悅於其
所爲至以爲迂及其涵養深厚而後各有所聞况未
見聖而得之書其果真知默契者乎楊氏墨氏子莫
許行固學於神農堯舜之言而自許以爲不畔者其
意見所及未嘗不傳於大訓其於所謂自得者何如

也夫人之心未至於化其聰明各有所蔽其蔽有淺深其用力於祛蔽有精粗其聞見同其契悟異矣傳曰視斯明聽斯聰聰明者人心之靈也惟精惟一不以私意自蔽而凡耳目覩記方策紀載醇疵貞僻莫不有決擇取舍浸灌磨礱之益故曰多識前言徃行以畜其德也嗚呼非剛健篤實輝光者其孰能與於此國家以經術造士使各致其聰明以利於用學而不知所自致致知而不能精求於書者悖而得之者淺士之咎也知致其精而所謂經史百家所以爲浸灌磨礱之具有所未備造士者之事也壽州學舊有專經閣閣頒降經籍而諸史缺焉御史李君仲謙按壽以爲是諸士畜德之資也發贖金令募之南雍州守王君某雅意興學曰是不可後使魏生圻董其成事謁予請記未成而王君遷去李君得代代者御史何君道充始成之時督學御史聞人君邦正方汲汲以興賢育才爲己責諸君者皆予友也皆篤志古學而以訓迪諸士凡聰明之通蔽致精之功畜德之道蓋嘗爲諸士言之矣諸士其慎思之其無求之悖得之淺也庶不負藏書之意矣乎

大酉洞書院記

癸巳

大酉山華妙洞在辰陽西北道書所謂二十六洞天者相傳洞中石室穆天子藏書處山巔水壑張果煉丹池也今居民斲地往往得丹砂滿缶而書不可見或云往有樵夫取書出洞口見風輒應手成灰矣莊子讓王篇舜讓天下於善卷卷辭曰吾冬皮夏葛春種秋歛出作入息逍遙天地之中心志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逃之枉山枉山即茲山也莊子蓋寓言以明其志非必實事然可見茲山爲至人高士慕寂凝神者之所羈縲其來遠矣予友山西僉憲王君晉叔辰陽人也未仕時構書院茲山與遠近來學

中其堂曰讓王曰逍遙本莊子善卷事而文之者爲孔氏學者也孔老不相爲用學孔氏則斥老莊若頭取其說而題之堂豈非以其解內膠釋外累絕欲無營泊然而往以全其性命之真聖人所不能違耶故老莊不可以名斥而宗孔氏者不可不旣其實傳稱隱者求志行義達道志也者學之實也孔子之言志曰志仁則無惡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則未足與議大耻非必深懷慚憤若無所容蓋緼袍狐貉並立而美惡之念或未能忘耳其於道心若杯酒而投涓滴之鴆全體皆毒矣志可不慎歟昔者舜飯糗

如草若將終身及其為天子有天下而不與靡然兩
忘而無所累乎其中道心精一如此學之為志求如
舜而已矣苟以有累之心而自附於孔氏吾恐其名
則似而其實不為老莊之所為也故予嘗謂士
不求其志云爾苟求其志則不為老莊而自自誓
不暇病其忘世絕物之備而且其後役於物未
能遯世無悶以為心病將苦口之藥而豈以
知見意說彌緣文飾自詭於中乎無似恒懼夫
志未精專僕僕焉繫世累以決其所以自立而
未之有得因君屬記而推其所求所以自實
使登斯堂者知君不以名斥老莊所以既孔氏之實
也

九華山陽明書院記 乙木

九華山東去池陽且百里歟青陽南境巒嶂迴複奇
秀盤鬱稱江南名勝先師陽明王公每躡履茲山幽
探遐覽動彌旬月欲結精舍化城寺西偏與諸生講
業其中前御史柯君喬始從鄉賦告諸縣令祝君即
其處成講堂三間堂後闢荆榛莽夷阜為原構亭曰
仰止公薨巡按御史虞君守愚督學御史聞人君詮
奉木主於亭庠隘弗稱虔恭弗展乃檄同知池州府

任君柱改作爲祠其間架視講堂而闕麗有加廡序
門垣罔不完美唐陳塔祀罔不庶飭贍祭有田奠獻
有儀以爲公所卜地神或眷茲且使受學於公若感
而興者藏焉脩焉庶幾嚴奉遺矩罔有失墜甚盛厚
也公倡道南服本良知爲教所謂是非之心不由外
鑠者蓋自善繼而性成誠立而神發知也者神之所
爲性命之靈德行之則也雖淫邪無忌之尤者其掩
惡僻若若或見其肺肝而無所容神明內融潛伏孔
昭若此精一執中造端於茲矣而五性感動牴之反
復迷其喪本淪胥以溺匪知弗良弗能致其知者也
在昔孔門傳心之要必慎其獨迨夫孟子示乍見之
怵惕踴躍之慚忿孩提之愛敬平且之好惡達之足
以保四海亡之不遠於禽獸周子稱靜虛動直明通
公溥程子論明覺自然大公順應其揆一也公之教
原人心天命之真足以質往聖俟來學然予猶懼其
闇鬱弗章而無以消天下之疑沮者夫良農之子鹵
莽滅裂田卒汙萊而父受其訾大賈有寶貧傭櫝而
沽諸市則日號而不售凡吾黨道揚師訓罔有深造
自得之實則有以異於是者乎故講學以崇德或謂
立異尊師以廣教或謂樹私孔孟周程相傳之學因

拒而弗信無恠也故某以爲脩公堂宇貴脩其道依
公宮墻貴依其教闡之以言貴先之以身慎自欺自
慙之幾默而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然後德孚於
人而師訓益尊瞻堂起敬聞風知慕學者益篤興者
益衆豈曰小補之哉嗟乎由前之說誠可懼由後之
說吾黨其可爲也講堂成於嘉靖戊子秋改亭爲祠
成於甲午夏先後相協者池州守侯君緘陸君岡通
守徐君子宜聞人君柯君任君皆公門人明年乙未
冬十月門人南京尚寶司卿泰和歐陽某記祭田祭
器識諸碑陰

維揚書院記

乙未

嘉靖乙未夏御史芝南徐子理離兩淮成維揚書院
聚校官弟子講業其中示之規約時臨誨之贍之廩
旣置田畝以爲可繼六月初吉釋奠告始事于先師
於是馳書幣徵記而予適道維揚徐子實諸資賢堂
曰堂固有待也而會逢照臨神始聽之庶幾信宿徵
惠一言以迪茲多士予惟國家設學育才其漸磨訓
習勸相程督之道備矣書院豈有加焉而異之爲教
者嘗試思之士窮經爲業旁羅深抉曉暢義趣其發
爲文章彪炳淵博不詭於經世所謂精於其業者如

此然或不免焉遺本事末稿中而澤外其規進媒利
未論矣汭習之久以爲道固如是莫省其惑是故作
人者通其變異其名物新其觀聽以竦其志意辨惑
解蔽不易其業而成教焉今夫人心天性之良譬諸
嘉穀其仁義忠信達於百爲猶苗之秀秀之實師友
詩書之益則其芟柞而培溉之者故曰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嘉穀不播惡草芽藥則糞多力勤者豈
惟無益毒之滋也文詞心之精華惟有德者能篤其
實而美於文其次思之所至辭亦至焉其下有其辭
而行違矣故脩辭立誠所以居業躬之不逮君子耻
之嗟乎善利誠僞之幾學者察而決之無蔽於所惑
以戕其天性徐子爲不徒勤矣乎維揚書院自前侍
御覺軒雷子廢東嶽觀因之草略未脩繼漸荒頽巽
峰陳子稍稍加葺徐子始新其故殿設先師木主配
以四賢殿前之閣以閣六經構兩堂東曰資賢賓至
館之左右翼室燕寢在北西曰志道學舍旁列講業
者廬焉各有門塗會歸於一重垣周繚綽楔外標規
制完美教學始待而興矣徐子病夫不能無收並廩
恒以爲歎雖然樹之風聲則教行而作者衆建旄伐
鼓選鋒先登而三軍之氣自信豈必人賈之勇哉是

舉也協相經始則揚州府通判譚君某推官徐君某其程功慮材贊督厥成同知今主客郎中周君延實終始之徐子名九臯字遠卿浙江餘姚人

英山縣重修儒學記

丙申

英山縣儒學舊在縣治西北隅地勢僻仄風氣渙漫不足以孕靈毓秀令數患之葉君邦榮爲縣進吏民語曰令以阜民興賢爲職也而儲賢之地若是夫尼丘毓聖崧嶽降神沃壤敏靈苗阜土萎佳木地道也不徙不可乃相得稍束寬平環會之區勾稽得積逋餘千金請諸當道而成之閱數月廟廡堂齋廨舍門

垣巍然秩然既完且羨山擁川迴獻祉發祥士學於茲意氣勃如咸相謂言侯某盛厚德育我於成思周慮遠靡所不至宜有紀載以志事始且俾休嘉後可考見於是學生程謨陳偉輩奉學諭簡君宗儀狀謁記予諾之而縣令某增脩加葺與訓導某輩申予舊諾咸請有言以訓諸士予惟人生而善天之性神發而靈性之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地氣所鍾清濁昏明相十百千萬而良知不容有二由致與不致而善端通塞變倫叙斲聖愚賢不肖非天地所制而致其良知者所以備相乎天地良知致而天地之道立

人之能事畢矣藝文宦業莫匪良知之用然必根諸心得乎其實而不徒習爲其說襲取其故則未有積而不光者本之不務而未是苗其成焉幸也其無成焉分也而諉諸土地之興廢然則申侯孔子不世出豈崧嶽尼丘遽失其靈也耶孔子之好學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夫軀命莫切於食情莫甚於憂而老者死生之際三者能忘則無所弗忘用志精一如是是以德成道克周不器之用然而曰地之靈爲之也無乃誣聖人且自誣矣乎雖有沃土種之嘉穀然培壅灌溉之不繼而以天澤地利爲足賴人未有不誚其惑者上之沃也而嘉穀不播日規規而望之曰粒食產乎是則其爲惑也滋甚嗟乎入斯學者務脩其身以成德嗣爲斯縣者務脩其教以成人之德上下交脩庶幾勿壞前人之績不負茲山之靈也歟學徒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嘉靖十五年八月朔記

六安州龍津精舍宗賢庄記 己亥

龍津精舍在六安城北龍潭之上宗賢庄去龍潭里所而近不易之田可百畝歲任上農而入其租精舍云初尚書郎林子華謫倅六安成精舍集諸生講業

其中考郡之故程伊川先生長子端中嘗知六安軍以死勤事於是祠二程子爲先師所宗也以知軍從祀焉所因也買田一區以供粢盛而學徒廩旣若吉凶補助咸於羨取之歲推擇諸生佐鄉士夫參主出納州大夫與知焉而不主義不制於官也知州事姚子璋實贊厥成相與取定性書雜諸格言揭之壁曰性學充塞久矣良知虛明靈覺常應常定用智自私乃汨厥靈故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茲二程子所以順性命之理也吾將與斯民宗二程子之道庶無負於居斯食斯也與乃頽其祠曰宗賢而庄之名從祠焉凡以志精舍所有事者云爾精舍自嘉靖丁亥某僉員六安時改淫祠爲之會遷官功未及竟已而督學御史聞人君銓擢知州韓子某完葺之名懋中書院載在畿志至是姚子林子交倡協作撤舊荆新乃以地名而鄉宦給舍潘子子正進士丘子玳暨文武庶士捐貲出謀翕然脊和舍基中高厥趾四頽斷頽而夷之基若加崇趾若加廣齋寢門垣亭臺異室增故所無又斥其餘財以置斯庄而後大備斷土得斷碑蓋宋神霄玉清萬壽宮址而庄則道士齋粮田也衆愕且喜自有茲地幾世幾年而淪入異

教又幾世幾年而田歸農民宮毀為祠卒復於儒鬼神蓋有待以遺其人乎乃咸曰曩舍之復也俄頃耳歷十有餘歲以逮今茲志同力并而規制始成而田始復茲田之復也俄頃耳茫茫宇宙所望於後來者其詎有涯言其可已乎於是州學師生謂某與開始事必也終之而周生傑章生宗堯寔來嗟夫地之復人猶胥快焉况所復有重於地者耶良知在人如明在日暝而張之晦顯頓殊矣復果難乎雖然去眩耗羞澁之積還清朗瑩徹精鑒洞瞞之常非一旦一夕一醫藥之所致也復果易乎功利瞋心神知眩瞖省已覺非馴致於蕩釋昭融亦若此矣故志貴專篤道在積久忽易者輕憚難者惰警惰矯輕者激而銳進或速達之為快而小成之為安是故居之不弘不弘者自用而狹人則寡助而罔功有志於道者觀斯舍斯庄之復可以鑒矣

奉興縣重修儒學記 己亥

奉興縣儒學在隆興橋之東蓋自宋紹興間縣徙今治學與俱徙徙所從莫可考矣元季兵燹蕩盡明興復創建嗣而葺之規制猶湫隘正德丁丑知縣鄭君浙撤而新之稍移易位置宏敞矣嘉靖癸巳朱君

筮復闢地爲講業肄射之所增故所無顧地勢下或
衝之多窪三面環渠潮汐日再至嚙岸岸故善崩丙
申夏大雨雹屋瓦毀落柱欹墻剝日甚越四年巳亥
春正月壬午有事重脩秋八月旣望告成大率用鄭
之舊學門稍東移夷高堙窪培甃以當潮衝築土爲
岡樹木其上殿厥後於是學基周正負山臨流陂陁
起伏之勢視舊規爲偉師生歡然適厥攸居若工有
肆矣夫肆以成藝學以成學藝弗脩肆爲虛學弗講
學爲虛士無學國家爲虛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學大
夫士莫不曰予學博誦廣演探賸鉤玄道稱堯禹文
規周秦談政之經若鑿鑿可績曰學於古訓云爾而
其志或異然矣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者仁也親親爲
大親親至矣親親之至匹夫不獲若疴厥躬古之人
所以格於皇天由此其志也古訓訓之者也利狗私
謀式賊厥志將父子寡恩矧有能念於邦人胥感格
言闕論則足以自文而已矣故志不可不慎也說命
曰爾惟訓于朕志予惟克邁乃訓是故匪志曷訓匪
克邁雖訓無訓曷云能學訓無乃爲言說學舍無乃
爲談場矧曰其以敝終是役也御史覺山洪君垣允
學諭陳九達之請出贖金百兩爲費御史䟽山吳君

梯來代允知縣高策之請使任人而督之成高子殫厥心視如其家之塾費不啻再倍皆出高子畫凡諸君惓惓其亦曰爲國興賢育才譬爲百工肆將取器乎是而督學御史午山馮君天馭身迪諸士成其器時而出之嗟乎多士念諸其以是學爲談場使繼今者謂無益而弗之省也厥惟多士其以爲藏器之肆使求利用者必之焉相與時革而不忍壞也厥亦惟多士志哉可不慎歟從予學者蔡生勣券將高子命曰願有詔策將率師生允蹈之予曷敢多言惟是令誠能率師生誠能蹈志若是古訓不啻足矣

集義堂記

義者性之德非自外也心之良知之謂性成性存存之謂德動不拂性慊於其心之謂義精義入神協於克一百慮殊塗克周不窮之謂集義聖人所以盡性至命集義其至矣告子之徒離義言性而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離心言義而曰義外也非內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其學直主於不動其心而以義爲不必居者若曰心不動而性定長長白白以至於善善惡惡與物因應吾何庸心焉蓋告子自以其道爲至將以

易天下謂聖人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老安少懷物各
付物者亦若此耳而孟子不與也夫聖人之盡性也
離義無心離心無義內外動靜有無隱顯通一無二
而告子則未免於二之大本既乖其究是內非外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二之爲蔽
而其心之不動自聖人視之乃所謂無所事事正焉
而助之長者其說之近似惡足以蓋其實之毫釐千
里者哉當是時佛未入於中國然其言真性空寂非
善不善諸相無性緣生爲幻不假修證頓契真如者
與告子實相表裏故予嘗謂中國之佛學自告子旣
萌之芽而集義之訓孟子所以有告子者苟得其實
則儒佛端倪之異根極無餘矣然後之言集義者以
心行義以義懽心未免彼此之間其與孟氏內外隱
顯通一無二之旨不能不差之毫釐則惡得以其似
是而正他道之非也夫告子之學蓋究心性命志於
深造自得非若耽耽於富貴爵祿見利忘義以性命
爲無益者也意見之蔽卒叛儒歸佛而其流之禍儒
者以爲烈於洪水猛獸則道術小差惡可以爲細故
而莫之辨者故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况徇利棄義
謂性無益謂身不能謂不學無傷禍將何所不至耶

吉安舊有講學之地曰白鷺洲書院在洲之上自宋
逮今興而廢廢而復今郡守何白坡先生始移置郡
城西因廢寺基材爲之閣爲中堂爲東西堂皆東向
各有退息之室有左右學舍門塗午錯會歸於一繚
以周垣前爲都門集九邑士講學其中堂各有名其
西堂之名曰集義來屬予言先生之意無亦以佛宇
廢爲儒宮則將祛佛學以崇儒術則莫若孟氏之訓
爲深切著明矣乎抑以後世集義之學少異於孟氏
而徇利者又昏瞶迷惑棄義而弗由揭其名使友求
其實乎嗟夫吾黨之士誠知學之不講道術不明其
禍尤烈於洪水猛獸必無兢兢於富貴爵祿而以性
命爲無益不學爲無傷也庶其不負先生嘉惠之惓
惓乎

樂昌縣遷復舊學記

丙午

性者心之生理也其虛靈明覺酬酢變化而愛敬隆
殺之等是非好惡取舍之分有條而不紊所謂良知
也孩提之童未嘗學問思慮而親親長長有觸斯動
若宿火之必燃小人習爲放僻欺已罔人然徃徃慚
沮內作若人之見其肺肝然者良知誠不可掩明不
可息如此學之爲盡性也致其知焉已矣上焉者孩

提不失其養無所誘於外以動其欲圓神方知藏往
知來而不窮是謂生知之學其次有所染汚而洗濯
澡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瞽迷未遠而清
明靈瑩完復其初是謂學知之學又其次則窒深蔽
重困心衡慮百倍其功窒通而復虛蔽徹而復靈是
謂困知之學其用力有難易而其知不二其攷之之
道同其於盡性一也先王立教群士於庠序學校和
之以歌咏舞蹈弦誦之節肅之以升降俯仰揖讓進
退之儀觀之以憲老鄉射飲賓獻馘獻囚之禮習之
以干戈羽籥琴瑟弧矢俎豆之器游之以文字訓詁
辨數詞章之藝迪之以師輔之以友漸磨之以古訓
皆所以發其志意暢其精神閑其邪僻蕩其穢濁其
要不失其良知而已及其至也自親長之愛敬而功
加百姓恩及殊類無不治比自身之是非取舍而人
倫物態天地鬼神之情古今往來之變無不明察是
謂德立道達教學之成也今學校之教雖不盡古若
然隆師親友誦習古訓猶夫古也顧士所資於古訓
者異耳博誦詳說曉暢義趣以美其文詞則往往矣
學之身心考正其踐履之實以自得其虛靈變化之
理服之膺而弗失蓋亦有之乎附益已見輔行意說

亦豈少哉蓋高朗者之言知性也曰真性無體真情
無所故有作為妄而無妄為真沉潛者之言明理也
曰理散於物知涵諸心故真靜立本而聞見發知凡
皆依良知以為功祖古訓以為言然各因其質之所
近或失則內或失則外或淪於空寂而無用或流於
知識而迷真非精一其心者惡能明辨似是於毫釐
之間哉嘉靖丙午韶州府樂昌縣學成知府陳君某
使來請記且曰願有以進諸士學初創自宋東去縣
治千武而近山水迴復武溪橫亘龜峯扼其下流桂
山後峙文峯前聳足稱勝地國朝洪武間始城樂昌
而學在東城之外正德間峒徭騷動士弗寧厥宇徙
學於北城之內秋隘喧囂恒病弗稱數十年來文風
湮鬱數欲徙之舊弗果陳君始至縣教諭陳某輩率
諸生以請君與其僚相地度役請於撫巡若督學諸
君僉議肯協復舊為宜乃以夏六月甲子經始為大
成殿為兩廡為戟門為櫺星門為啓聖祠為明倫堂
為兩齋為道義之門為敬一亭為諸生學舍為教官
居室煥然更新而無侈於故費取諸羨役取諸傭踰
月而工次第告成是歲當大比比士於新學秋八月
上丁秩祭於新廟咸欣欣色喜謂風氣宣暢人文將

爲昭焉夫學宮徒非其地則知病之不憚勞力費財
擇所宜處而亟復之舊學失其宗性失其真擇善而
遷之以及平其初財力無所勞費顧置之弗思猶有
待於人也與哉遷學之說曰嵩嶽際申尼丘毓孔固
也然孔子十五志學忘食忘憂忘老之將至稱無求
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爲好學其達於知命耳順
從心不踰者蓋在此而不專在於彼也天地真精人
鍾其秀智水仁山不遠於心良知至靈萬物皆備師
友道立古訓具在某不佞願聞諸君子所以教諸士
子所以學

益菴記 戊申

益菴虞部郎正江鄧子名其尊甫崇仁翁燕處之亭
也初翁構亭居室之左日游息偃仰其中而未有名
居常念殖貨而不能用徒以爲身累非智昆弟親戚
胥遠而有無不能相通非義見人之急漠焉不加欣
戚於其心非仁以告語子姓日諄諄焉其治生不席
世資不苟非分之得勤劬嗇縮身致贏裕然舉以濟
物殊無難意宗族貧而負官租者代爲之輸先世堂
室屢肆悉讓諸弟之孤以善其後歲大侵發粟助賑
不待徵令小飢則折券已責曰度吾力可及者爲之

虞部承考用德篤志求仁之學念翁志意行業思章
往詔來乃以益菴名亭因追稱翁益菴來謁記曰先
人生平所爲損道也然其志殆肫肫焉益人爲悅故
見人之可益而莫計其所損苟有見於損則將重自
爲而輕爲人或莫之能益矣名也舍曰損而曰益我
後之侗務焉庶無墜先烈云爾嗟益之時用大矣而
出之有本益道乃行夫人者天地之心心之虛靈其
真誠惻怛與物同體始於親長達之天下無弗愛焉
而非以爲德無弗敬焉而非以爲恭故分人以財非
以爲惠教人以善非以爲忠推有餘而不知其損已

門外於月並祠三賢用示標的福及講堂及號舍
皆障石博通虛敞故增新碧峯而民不勞山之東
麓有洞時時有泉石錯峙立是爲蒼玉洞洞之
上築映溪亭者復以亭洞與講堂之前皆跨衢爲坊
由洞前直繼橫折而西又斜折而南則歷階以登堂
徑洞之空堂則碑道或地西歷三賢祠西達于堂凡
諸生講習遊憩與天地之仰止者亦旣畧倫夫儒佛
邪正畢然辨矣而備有所謂小人者何哉夫豈放僻
無忌肯淫於邪而正道大悖者耶無亦所務者小不
能志乎大人之學而足乎其大者耳昔者子夏名能

文學乃其爲人篤信謹守必信必果而第孔門諸賢者以爲僅得聖人之一體况文非游夏又未嘗脩諸言行而規規焉執以爲學其於大人之道不逾遠乎雖然浮屠之宣地與儒無攻於善且易其人而暮即反之儒儒之爲大人也豈少以廢舊業哉亦志意轉移且暮之謂而已耳夫讀書與文儒者所以應舉蓋將明其明德於天下道固如是也而或情存榮肥見苟近小則陋乎其爲志於道悖矣儒名也道實也設科求儒豈其曰惟名是盍而不期乎其實必不然者今儒之求仕殆急於上之求儒然或未知所以反求也補不足而不知其益人誠感神應若血氣周流於四體百骸而渾然無間者也忿慾萌孽仁義克塞懲之窒之以全其虛靈之體極其真誠惻怛之用而明德旁達光被四海其益無方矣故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已德之立人德之達也弗脩弗裕弗立弗達翁所自脩與其所旣立予不得而見之得從虞部聞其髣髴者如此故述焉以記其亭陟降斯亭者於翁志意行業常若有見焉以動其心而深明乎損益之義廓然人已之間將斯亭也其不爲天下之廣居矣乎

汀州府崇正書院記 壬子

汀州府城外靳山奠于巽隅書院巽然臨於其上負
離向坎枕岡面原爽塏高明於附郭稱勝其地舊爲
東禪寺僧徒零落寺就圯知府陳君洪範還殘僧於
農請改爲講學之所選府縣九學俊士聚而教之時
提督都御史張公烜巡按御史曾君佩暨藩臬諸君
咸重興學急育才合詞報可而曾君行部至汀適觀
厥成名之曰崇正書院嘉闢邪也督學副使朱君衡
謂諸生始學宜如古者釋菜先師移書考求前哲得
郡人楊澹軒方爲朱晦菴高第第仁文丞相文山嘗
誠自辨其志以明德親民爲道其讀書以誠諸身以
興以立以寡其過其爲文必根諸心可學可教可適
於用則雖三月違違未爲已急茲二賢所以震耀百
代而苟嘗不自科舉進耶故志不可不辨也晦翁嘗
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言則廣矣大矣而世之人以爲道者人者天
地之心仁則人之心也以仁存心則天地賴以立本
生民恃以立命此古聖所以開來學而施太平於萬
世蓋雖耕稼陶漁者可學而至而况讀書纂文者哉
於是御史君移府遣教諭郭文達來請予記夫知體

仁而後知天地之心知天地之心而後知崇正之義
嗚呼教於斯學於斯者誠知崇正之義斯知書院所
係之重矣

嘉定縣重脩儒學記 壬子

嘉靖壬子夏嘉定縣重脩儒學知縣事萬子思謙請
於督學御史黃君洪毗巡按御史徐君洛而成之者
也學之建莫考其始國朝百八十年間屢壞屢脩而
頃歲乃復大壞歲庚戌萬子來爲縣諸所振頽舉散
而於學尤加之意厲連歲大歉萬子欲阜其民而後
用之民旣欣欣然樂生矣乃進諸生相與脩其學業
而後程工慮材飾厥宮宇時公帑不盈民財猶匱會
有僧以富干法而刑疑宜贖萬子執而諭之行其義
罰使損財爲費工成得釋於是自先師廟以及兩廡
若櫺星門若啓聖祠自明倫堂以及東西二齋若尊
經閣若敬一亭自教諭訓導宅舍以及應奉典賢育
材諸坊凡材木之朽蠹者斲斲之毀裂者砌礮之隕
隕者圻墁之漫漶者歌者圯者缺漏不葺者咸易而
新之祠若宅舍位置失宜人情未愜者更而置之自
始事至訖工不踰時煥然偉觀學校師生咸謂邑侯
斯舉寔同肇造而官不知費民不知役乃撰事狀謁

予記族兄訓導臬代申其懇而萬子亦以書請謂學所以明倫今學舍飾矣而明倫之道不猶有崩壞未脩者乎脩將自今始願聞所以脩之之要夫人倫非自外至根於心者也心之良知至誠至明愛親敬兄孩提不學而能所謂仁義之實也大舜明物察倫亦惟率由仁義非能增益其孩提之初者故致其良知而火然泉達彝倫攸叙矣孔子之道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事父與兄則其所求乎子與弟者也凡人之所求與其所不欲雖愚不肖者無異於聖人良知無二故也願愚者求諸人聖人脩諸已斯日見其不足而有不能自己焉茲孔子所以爲人倫之至而能祖堯舜述六經以垂憲於後世致知之極也今學之堂以明倫名廟祀孔子以及其徒祠申不先父食之義閣尊六經亭揭 皇上敬一之訓臣直輔翼之具亦云備矣親師於斯取友於斯必反諸其獨知求其所以爲賢爲才上應奎壁而無愧於出入道義之門者蓋其用至遠而功至近其道甚大而其端甚微不假勞力費財而其深造也由已其自得也無待於外願係其立志何如耳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大是之謂志茲固萬子之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八
所經始而將與諸君適觀厥成者耶於時黃君遷秩
趙子鏗來代趙子蓋志於學而有得焉者固將振起
南畿諸郡縣士脩正學之廢壞以復其初師道立而
彛倫明豈獨嘉定有足望乎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八終